

# 伍紹祖從將軍到體育統帥的傳奇經歷



**編者按：**今年9月18日，是伍紹祖同志逝世三周年紀念日，為了繁榮和發展民衆共享共贏的國際健康健美長壽事業，表達對這位發展人體科學事業做出了極大貢獻的卓越領導者的敬重，我們刊登此文，以示深切懷念。

伍紹祖擔任北京2000年奧運會申辦委員會執行主席，我國第一次申辦奧運會就在國內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雖說最終以兩票之差惜敗，但這次活動在我國體育史上寫下了重要的一筆。1992年、1996年伍紹祖兩度率隊親徵巴塞羅那和亞特蘭大奧運會，我國均取得了金牌總數第四，體育界打了一個又一個漂亮的翻身仗，鞏固了中國在國際體壇的大國地位。

作為一名現役軍人，能夠專訪伍紹祖，有着特殊的意義，1988年12月，這位身扛少將軍銜的國防科工委政治委員，轉行領軍我國體育大業。20年一瞬，從軍旅成長的原體育統帥伍紹祖，後又輾轉多個崗位，但他念念不忘的是十多年軍人生活，是軍營這塊肥沃的土壤鍛造了一位棟梁之材。走近伍紹祖，他的人生確實一路精彩。

從小就喜歡聽《黃河大合唱》的伍紹祖，對黃河情有獨鐘，“黃河在咆哮”的歌詞，讓7歲的他誤以為“黃河在‘保小’”，所以，他高高興興地走進了兒童團……

1939年4月8日，伍紹祖生于陝西西安，其實他是湖南耒陽人，他的父親伍雲甫，母親熊天荆都是中國革命的先驅。伍紹祖五歲那年母親就送他上學了，作為紅色的後代，他從小就接受了革命的熏陶，並參加了一些有意義的活動。在大生產運動中，少年伍紹祖幫助老鄉紡綫、捻綫開荒時，幫助人們敲土疙瘩；在針對蔣介石打內戰陰謀的備戰活動中，伍紹祖還模擬傷員，讓醫務人員在他身上練習包扎。1946年9月，王震率領南下支隊北返延安，伍紹祖前去慰問，並寫了一封慰問信，還刊登在延安《解放日報》上，這是他的名字第一次上報紙。

1946年年底，內戰迫在眉睫，伍紹祖的父親在北平、上海等地跟隨周恩來、葉劍英等與國民黨周旋。他的媽媽把他從每天可以走讀的延安第一完小，送到了離延安100多裏地的安塞白家坪的延安第一保育小學住校。因為伍紹祖從小就聽《黃河大合唱》中的

歌詞“黃河在咆哮”，對黃河非常向往，誤以為“黃河在‘保小’”，所以，他就高高興興地去了。去了以後才知不是那麼回事。不過，“保小”對伍紹祖來說確實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經歷。不久，他在這裏加入了兒童團。

從1947年3月開始，歷時兩年，伍紹祖跟隨“保小”行軍兩千裏，最後到達北京。在他開始行軍前，他媽媽也撤離了延安到達安塞真武洞，那裏離白家坪祇有幾裏地。伍紹祖的媽媽工作忙，派勤務員朱德奎把他接去，與媽媽住了一個晚上，這也是兩年的時間裏惟一的一次母子相聚。第二天回學校時，媽媽給伍紹祖打了一雙毛襪，又送他上路了。

敵人占領延安後，“保小”的行軍隊伍繼續向北走，有時還遭敵機轟炸、掃射。這些小小年紀的兒童團員真是又餓又累，衣履不整。突然有一天，伍紹祖的媽媽派朱德奎給他送來了一雙鞋，一幹糧口袋炒黑豆和3個子彈頭。朱德奎告訴伍紹祖：黑豆要和同學們一起吃。並說那3個彈頭是有一天國民黨飛機掃射了他媽媽住的房子，他媽媽從土裏挖出來的，一個叫穿甲彈，一個叫爆炸彈，一個叫燃燒彈。伍紹祖和同學們看着這些從天上掉下來的不祥之物新奇了好長時間。

1948年春，解放戰爭的形勢已經有利於我方，伍紹祖的父親調到黨中央機關工作，聽說“保小”學生在河北武安縣陽邑鎮，就來看伍紹祖，父子有一年多不相見，伍紹祖記不得父親的樣子了。父親走後，學校組織一次書信活動，要每名學生給家長寫一封信，伍紹祖想，父親見過了，就給媽媽寫吧，信的第一句話是：“媽媽同志：兒一切都好，請放心……”

聶榮臻元帥對王震說：“秘書找什麼人都可以幹，年輕人還是讓他搞專業吧！”此後，歷經坎坷的伍紹祖走進了國防科工委……

1957年，伍紹祖以優異的成績考進了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攻讀理論核物理專業。1965年，伍紹祖因被全國學聯推選為主

席，從此，他研究生肄業，步入政壇。26歲的伍紹祖開始在他領導的事業上做着不懈的努力，被上上下下普遍看好。可是，花好不常開。“文革”風暴席卷全國的當口，伍紹祖的家也在劫難逃。他媽媽因為有人揭發她曾罵過江青，被扣上了“現行反革命”的帽子；他愛人曾曉前是楊尚昆“死黨”曾山的女兒，新中國成立後從蘇聯找回來的伍紹祖二姐伍紹雲，被誣成“蘇修”派來與他媽媽接頭的女特務；作為全國學聯主席的伍紹祖盡管是根正苗紅，也沒有逃脫厄運。1969年春夏之交，除了伍紹祖的父親癱瘓在家外，全家人都要去各自單位的幹校。分別時，一家人沒有哭，就像各自走上戰場一樣，去接受新的戰鬥考驗，創造人生新的歷程。伍紹祖被下放到河南共青團中央機關“五七”幹校勞動。不久，他的父親因受盡迫害，突發腦溢血，走完了六十五歲的輝煌人生。這一天是1969年7月25日。伍紹祖請假回來，簡單地辦完了父親的喪事，拭幹眼角的淚水，又重新回到了幹校。在這名曰鍛煉，實則落難的三年，伍紹祖與鋤頭為伴，在土地上耕作，皮膚曬黑了，意志卻變得堅強起來。回憶這段歲月，伍紹祖覺得那不尋常的經歷對他的一生有着非凡的影響，從那時，他知道生命有一種滋味叫做苦。

大凡從苦的經歷中走過的人，格外地珍惜甜。1972年，伍紹祖調入國務院辦公室擔任王震的秘書，主要協助王震做好分管國務院的業務工作。1975年的一天，伍紹祖隨王震前去拜望聶榮臻元帥。言談中，聶帥不時地和王震身邊站着的精幹幹部的年輕秘書拉起了家常。當這位我國國防科技事業的奠基人，得知伍紹祖是一位學習理論核物理的研究生時，突然眼睛一亮，對王震笑着說：“你的秘書還要這麼高的學歷？找什麼人不都可以幹嗎，年輕人還是讓他搞專業吧！”話畢，聶帥拉過伍紹祖的手：“跟我幹吧？小伙子！”沒想到聶帥的一句笑言，真的改變了伍紹祖的人生命運。此後不久，他來到國防科工委司令部二局擔任參謀。穿上了綠軍裝的伍紹祖，面對的是一幅全新的藍圖，他開始握起人生的畫筆，勾畫着未來的前景。

大軍區正職領導乘火車坐硬座，在視察部隊的途中啃冷饅頭夾咸菜。身邊的工作人員說，和伍紹祖在一起，如同走進一所特殊的大學……

伍紹祖在國防科工委的履歷比較簡單，他從一名普通的參謀升任為科技部二局副科長、副局長。1982年7月，43歲的伍紹祖被提拔為國防科工委副主任，在當時屬最年輕的大軍區級幹部。三年後，他又被提拔為國防科工委政治委員。

作為一名年富力強的知識型高級管理人才，伍紹祖深知黨和人民對他厚望和重托的含義，他沒有拿身份做擋箭牌，總是把自己看作是普通的一兵，下部隊輕車減從，經常是一兩個人就出發

了。無論是在機關還是在基層，伍紹祖從不擺首長的架子，國防科工委的單位遍及全國，他跑遍了所有的單位。他的工作特點是理論聯繫實際，當政委後，伍紹祖每個星期，不管有多忙，他都要去下屬的兩個研究室和研究員們進行交流座談，以取回真經。他的講話稿，從來都是自己動手寫，在一些非正式場合上的講話，他事前預備好提綱，叫來身邊的秘書和有關人員：“你們聽聽，我這樣講行不行？”原秘書說：“和伍政委在一起，如同走進一所特殊的大學。”

為了解決偏遠基層單位幹部子女就學難的問題，1997年伍紹祖讓科工委有關部門與北京101中學取得聯繫，該校招收了“老基層”、“老邊關”的子女。一年後，伍紹祖主持召開座談會，請101中學的領導和老師進行座談，會後，大家提議和伍政委合個影，伍紹祖愉快地答應了，並請校領導和老師坐在前排的凳子上，自己站在後面，以示對老師的尊敬。此事，在科工委和101中學產生了很大的反響。

1987年的一天，伍紹祖要去河北某基地視察，因走得急，沒有訂到火車臥鋪票，要趕時間祇能坐硬座。工作人員面露難色，伍紹祖知道內情後說：“硬座就硬座，沒關係，這不是聯繫群眾一次好機會嗎？”上車後，他穿着便服，坐在嘈雜的火車車廂內，與鄰位的旅客們一路有說有笑，聊得十分開心。十多個小時顛簸之後，再轉乘了三四個小時的汽車，才到達目的地。當天，他就開始了工作。

還有一次，去東海某前沿指導發射導彈實驗，伍紹祖坐着普通的輪船，在水上行程了十多個小時，中午時分在杭州靠了岸。當時，海軍為他準備了午飯，為了節省時間，他叫工作人員買了幾個麵包，在西湖旁的樹林裏坐在地下啃了起來，那時礦泉水還是稀有品，工作人員在商店裏找人要了一杯白開水，中餐就這樣打發了。下午，伍紹祖又坐着火車硬座去泰山車站視察工作了。

1988年上半年，伍紹祖去內蒙古參加一個國防科研實驗慶典大會。回來時，乘坐汽車從包頭向呼和浩特趕，再參加一個其它活動。臨近中午，內蒙古軍地領導要盛宴伍紹祖，他舉起了雙手抱拳向領導們致歉：“不能因為我一個人吃飯，耽誤其他同志的時間，對不起了！”伍紹祖叫工作人員將早晨剩的冷饅頭和咸菜裝進了食品袋裏，午飯是邊行路，邊解決的。

伍紹祖上任體委主任後，把科研一套軍隊的“兩彈一星”模式移植到亞運會上，錢學森兩次專書稱贊：好！

1988年，中國的體育在奧運會上留給新聞界印象最深的恐怕是四個字：兵敗漢城。同年12月29日，剛剛掛上少將金星星章的國防科工委政治委員伍紹祖，要另有任用，擔任國家體委主任。領導找他談話時，伍紹祖說：“第一，我

可能不太懂體育，不要給國家、給人民帶來損失；第二，我堅決服從黨的分配，我到那兒一定好好幹。說實話，對於擔當國家體委主任的要職，伍紹祖感到十分意外，因為在他所走過的歲月裏，僅在大學讀書時擔任過班級裏的體育委員，這也是他僅有的一次與體育結緣。他自己坦言：“我本來不太喜歡體育活動。”

共產黨員是組織裏的一塊磚，哪裏需要哪裏搬。行伍出身的伍紹祖沒有忘記自己的軍人本色，去國家體委報到後，他首先是調查研究，到處跑，到處學習，一是到現場看賽事，看歷史資料，及時地掌握情況。另外，他發揮自己當過三年政治委員做人思想工作的優勢，和運動員、教練員交朋友，以心換心，推心置腹，很快就深入到體育隊伍裏去了。

1990年，第11屆亞運會在北京舉行，伍紹祖擔任組委會執行主席，他團結體育戰線的同仁，密切與北京市合作，使本屆運動會取得了圓滿成功，不僅在體育成績上獲得了創紀錄的183枚金牌，更重要的是為國家的對外開放，打破西方的制裁發揮了一定的作用，振奮了全國人民的精神，取得了較好的綜合效益。在這次運動會上，伍紹祖使出了殺手鐮——將發射原子彈、導彈和衛星的組織、管理方法，運用到亞運會的組織管理上。眾所周知，倒計時牌就是這次率先軍轉民用的。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當代國防事業的泰鬥錢學森兩次寫信給伍紹祖，稱贊：是您，把周恩來總理和聶老總開創的組織“兩彈一星”大規模科研的一套，移植到亞運會上，這是件大書特書的事，好！

時隔一年，伍紹祖再次擔任北京2000年奧運會申辦委員會執行主席，我國第一次申辦奧運會就在國內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雖說最終以兩票之差惜敗，但這次活動在我國體育史上寫下了重要的一筆。1992年、1996年伍紹祖兩度率隊親徵巴塞羅那和亞特蘭大奧運會，我國均取得了金牌總數第四，體育界打了一個又一個漂亮的翻身仗，鞏固了中國在國際體壇的大國地位。隨後的時間裏，在伍紹祖的主持和領導下，我國開始組織指定“全民健身計劃”和“奧運爭光計劃”，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我國的體育事業跨入了法制化的管理軌道。

1998年3月，隨着九屆人大第一次會議的閉幕，國務院新的機構改革方案正式出臺，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改成了國家體育總局，作為最後一任體委主任和首任體育總局局長，伍紹祖與他領導的體育戰線的同志，在擁護國家改革的同時，更清醒地認識到，體育工作的基本任務、基本方針、基本思路和基本依據是永遠不變的。在伍紹祖的主持下，國家體育總局進行了一個兩分鐘的掛牌儀式。1954年由毛澤東主席親自提議成立的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門牌莊嚴地摘下，送交體育博覽館。